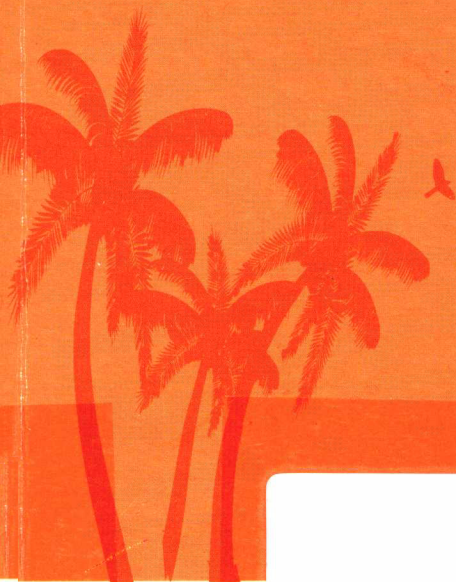


林森
著

夏日 度过漫长 捧一个冰椰子



坚实
淡然 / 迷茫
独特

林森的创作在乡村小镇和城市生活之间漂移游动，又出现了更锋锐的语言，更快的节奏，不断转移的视角，有更多的“现代气息”。林森笔下永远很“矛盾”，他以他的简洁而诗意、直截又繁复、神奇却真实，告诉我们一个个海风般清爽扑面又百感交集的故事。

林森 ●

捧一个冰椰子
度过
漫长夏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捧一个冰椰子度过漫长夏日 / 林森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378-4648-6

I. ①捧… II. ①林…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92318 号

书名: 捧一个冰椰子度过
漫长夏日

著者: 林 森
策划: 续小强 陈学清

责任编辑: 赵 勤
书籍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井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字 数: 115 千字

印 张: 8

版 次: 2016 年 1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山西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648-6

定 价: 29.80 元

目录

contents

不能点亮的夜色	1
我特意去看了看那条河	45
春夏秋冬	95
捧一个冰椰子度过漫长夏日	137
有几条路飞往木桥	201

不能点亮的夜色

小猫坐在小店门前，夜越来越深，他看了看手机，两个小时 before 他接到从 18K 打过来的电话，他推辞没去。小店门前的人越来越少了，秋天已快过去，冬天有了到来的迹象，义龙横路上偶尔可以看到一两个流浪汉缩着双肩走过。这个南方城市聚集了很多流浪汉，理由很简单，这个热带城市在冬天也不太冷，冻不死人。小猫呆了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无人光顾他的小店，他忽然忍不住了，找出手机，拨打了号码。通了，那边是吵闹沸腾的歌声，那难听的歌声渐渐变小，显然是拿手机的人步步走离包厢。

小猫问：“你们还在那儿？”

“还在。”

“那我过去。”

“过来吧，318 包厢。”

小猫起身拉上店门，走出两步，感到有些凉意，他颤了颤，回过神来，那凉意消失了。小猫伸手，一辆摩托车停下，小猫说：“到 18K。”

那司机回头，嘿嘿一笑：“先给钱，六块。”

小猫掏出十块，司机找回四块，一扭油门，摩托车飞奔而起，迎面是一阵凉风。18K 是一个有些偏的 KTV，来此的人并不太多。李卓坐在小猫的对面，他是一个不近烟酒的人，旁边还有四个人，一男一女在摇着色子喝啤酒，另外两个男的在争抢着唱歌。他们点的歌是一个声音很干净澄澈的歌手唱的，偏偏两人声音都实在不堪入耳，却又尽力压扁声线装得清澈如水以拉近和原唱歌手的距离，这使得这首歌变成了杀猪版。

李卓说：“最近生意怎么样？”

小猫一笑：“不好，无烟烧烤根本不适合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人都爱在街头吃那些浓烟滚滚的烧烤，我那儿太干净，几乎没人去，再维持段时间看看，实在不行，就收起来了。”

李卓也一笑，说不出话。李卓在一个投资咨询公司上班，最近他看上公司一个女同事，三番五次明示暗示，人家就是装聋作哑，弄得他心情很是不快，一有人邀请说有节目安排，他都必到无疑。今天本是他一个朋友叫他过来唱歌，可他那朋友都走了，剩下的这几个并不是太熟，只是有过一两面之缘，他还是坚持留在这里，回到自己的那个房间，对着空空的天花板，那真是让人揪心难眠。

小猫看来也神情郁郁。

李卓说：“安飞的事情你还在想？”

小猫说：“那家伙死了一个月，也不知道是怎么被撞死的。这很让人气闷。”

李卓拿过两瓶啤酒，倒了两大杯：“你喝不喝？”

小猫道：“我记得你不喝的。”

“可以喝一点。”说着李卓仰头就喝了半杯。

“我总觉得那家伙没死。”小猫的眼睛有些红。

“已经死了。”

“那肯定是灵魂不散，我好像时时能感受到他。”

“别他妈扯了，就算有灵魂也轮不到那家伙，那家伙

无恶不作，有个屁灵魂。”

“那天要到我店里之前，他给过我电话的，谁知道才半路就被撞死了，在钟楼那里。而我是在好几天后才知道的，他死第二天我回家去了，我姐姐当时嫁人，我回去帮忙打理些事情。谁知道他妈的再见面就变骨灰了。”

李卓把整杯都喝完了，脸有点红。

那两个唱歌的停下麦，一个喊道：“李卓，你也点歌啊。不唱，坐在那里搞屁啊？”

李卓喊起来：“妈的有什么好唱的，你个麦霸占了一个晚上了，我们还唱个屁啊。我们有事情说，你们唱就好了。”他的眼睛也有些红了，那边两人见他有了要怒的样子，不敢再说话，继续点歌唱歌。小猫想起自己曾和安飞说过自己第一次找妓女的事情。那是一个哑巴妓女，在网上联系上的，后来一直发短信联系，见面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得拿着纸笔写字交流。开了钟点房，两人一直没搞成，小猫看着那像未曾发育完全的身子，心中有些罪恶感，给了哑巴妓女钱，起身就走。说这个的时候，安飞一点表示也没有，表情凝重得很。小

猫未曾想到，这是两人最后一次面对面说话。

李卓办公室的那女生是学护理出身的，因只是一个大专，学的东西不上不下，在专业内根本找不到工作，后来有人介绍，就到咨询公司代理投资了。李卓看上她，是因为他觉得那女的有一双干净如水的眼睛。李卓曾在办公室里暗自往她桌子上送过不少小东西，那女的根本没理会，只是默默的，像是什么也没发生。由于工作需要，办公室里建了个 QQ 群，办公室里所有人都得加进去，方便传文件与联系。李卓曾和那女的私聊过，谈到工作事情，那女的就反应很快；一涉及私人事情，那女的就一言不发。

想到这些，李卓又多喝了一瓶，他的脸有些涨红。他酒量不好，每次公司聚会唱 K，摇色子喝酒时，总有人笑他脸红，有外家福。李卓多年来都是单身，可身边朋友都一直以为他桃花运旺，这都源于他长得高大帅气。李卓每次被这么说都有苦难言，这个城市本就不适宜生存，大学毕业几年后，看着往日同学一个个结婚的结婚，生孩子的生孩子，压力是一日大过一日，可由于

工作一直不顺，拿着不多的钱，养活自己都是困难的事情，绝无旁心去谈恋爱。这次看中办公室里那个叫朱肖扬的女孩，固然是因为第一眼就有了感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两人工作相近，要走到最后可能性很大。李卓想起以前年少时父辈说过恋爱结婚一定要门当户对，那时心中都是冷笑前辈势利，现在却觉得他们的话真他妈是真理。

两人喝了一会儿闷酒，实在没意思，小猫就起身回店去了。这个小店后边有个二层的阁楼，是用木板隔成的，空间很窄小。那小夹层有一个窗口，可以跟外边通风，即便如此，这小空间还是憋气得很。现在还好，夏天之时，这里犹如一个蒸笼，能把体内的脂肪化成油逼出来。这小店后边是一个小学，每天很早，窗口就塞进那些小学生吵闹的声音，这让几乎每天半夜四点才睡的小猫痛不欲生。

小猫躺下来后，窗口有风灌进来，他想起安飞出事那天曾给他打电话……安飞的声音还是冷冰冰的：“你在不在店里？”

小猫说：“在的。”

“那我过去，我有些事情要问你。”

“好的，我在店里等你。妈的定要过来，我姐过几天结婚了，我明天得回乡下去，帮家里打理打理。”

安飞语气很坚决：“我会过去的。”

可是后来安飞一直没过来，小猫打了他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那天他还特意在很晚时候才关店，可一直等到凌晨四点多，都没有安飞的一点消息。小猫关店后，躺在夹层里还没睡下，窗口那边已经传来小学生早操的声音。他躺着实在难受，就起身，到汽车站买票回乡下去了。这个省会城市离他家所在的小镇也就个把小时的车，可要从镇上找车回乡下还要大半个小时……

想起这些，窗口外边的风竟然凉了，两扇窗摇晃起来，如同有人抓着窗棂在摇，小猫猛然坐起，叫道：“安飞，是不是你？”他全无惧色，打开灯，空空如也，窗外是要下雨了，那风灌进来还带着一些水汽，却哪里看得到人影鬼影的。几分钟后，雨真的下来了，不大，但在风向的转变下，雨水还是灌进来了。小猫把窗户关好，一看手机屏幕，已经五点多了，再过不久，天就要

亮了。小猫抱着被子，很快就睡着了，次日恰好是周六，没有那些小学生的骚扰，他可以睡一个安稳觉。

钟楼是这个滨海城市一个有名的老景点，钟楼边上是一条跟海相通的河，钟楼对面过去就是这个城市的老街，一些南洋风格的骑楼。钟楼边上之前有一座天桥，后来街道改造，就挖掉了，使得这里本就繁忙的交通更是事故频出，即使每天有交通协管员在道路边上摇着小红旗指挥，还是会出事。安飞就是在这附近被撞死的。小猫在姐姐婚事后，回到海口，已经有一些朋友帮忙处理了安飞的后事，他能见到的只是骨灰盒。小猫到钟楼附近想看看出事地点，那地方全然没留下痕迹。小猫凭知觉感到那街道的某一个地方肯定是出事的地点，他在那里静默地待了一会儿。他没和姐姐说起这事，小猫的姐姐之前曾和安飞有过一段纠缠，后来是分了，他姐姐也结婚了，可这消息毕竟不是好消息……小猫一直梦到自己在钟楼边上默哀的情景，这情景真实出现过一次，继而虚幻地在梦里出现过无数次。

李卓决定和朱肖扬直接表白。在上班时候，他用手

机发了条短信：“你愿意当我女朋友不？”并观察就坐在不远的朱肖扬的反应。半个小时后，还没收到回复信息，他有点抓狂了，和客户电话里谈业务的时候，语气也粗了好多。最近股市情况起伏不定，有些赔了的客户打电话进来，就是专门和李卓这些代理投资的人吵架的，以前李卓是个好脾气，完全能做到以柔克刚骂不还口，今天却连续情绪失控，和客户吵起来。在一旁的朱肖扬觉得奇怪，连连回头看李卓，终于她忍不住开口了，轻声问道：“你心情不好？怎么跟客户吵？”李卓愣了愣，冲口而出：“我给你发短信，你干吗没回？”朱肖扬也一愣，然后说：“我手机昨晚就停了，还没来得及缴费呢，得今天下午才有时间。”

李卓刹那蔫了，开始后悔和那些客户吵架，那些人可都是衣食父母，最得罪不得。当然他更后悔一时冲动发了那条短信，他一想到下班后朱肖扬去把手机费给交了，就收到他早上发出的信息，郁闷得很。当时怎么没想清楚，就按了发送了？他只恨自己没有本事去把那化成电波的短信息截取回来，装进垃圾袋，打结丢掉。

李卓是在半夜睡觉前才收到朱肖扬的回信的，她说：

“你早上说的话还算不算？”

李卓从床上蹦起来，手中的手机差点扔下床。他快速按着键盘，回话说：“算不算不是看我，是看你。”

朱肖扬道：“那不可能。”

李卓问：“为什么？”

朱肖扬：“我有喜欢的人了。”

安飞和小猫的姐姐曾梅是高中同学，那个时候两人就很亲热，几乎定了终身，大学时候各在一方，便很自然地分了，两个人心里都没啥杂念，自然得很。当时安飞经常到小猫家来，和小猫也玩到一块儿了。安飞和小猫姐姐分开后，和小猫却一直保持着联系。小猫和安飞最后一次通电话时，他说“我姐过几天结婚了，我明天得回乡下去，帮家里打理打理”后，就细心听安飞的反应，他听到安飞语气很坚定，却仍是有些呼吸急促。小猫假装自己听不出来，却仍是知道安飞心情紊乱了。

小猫的烧烤店是一个全国连锁的无烟烧烤，当初花几万块从广东把设备引来，曾想象这些烧烤会在这个热带城市火起来，偏偏一直往里面赔钱，这让小猫很是伤

心。小猫之前在旅行社上班，他姐姐拿出一些钱让他投资自己创业，却几乎把钱都赔进去了。这里房租贵，加上水电，还有一个小姑娘的工资，几乎是月月赔。一个月前小猫把那小姑娘给辞了，自己打理，竟然也觉得悠闲得很，可悠闲的结果是赔钱不止。小猫已有打算，等这个月过完，若再无起色，就把店面转让，前面赔的钱，就当学费，自己还是去找家旅行社做“计调”，那比较适合。

那天小猫回到镇上，看到的景象还是老模样，他已经习惯了这个镇子的烟尘滚滚，找了辆三轮车回到家。姐姐还是穿着平常的衣服，家里的人里里外外忙着，买鸡鸭鹅，找人搞烧猪，买香烛鞭炮，给村里人下请帖，小猫回来后，能帮上手的就帮忙。那天晚上，姐姐找他说话，私下把他拉到一边，问了店子的事情。小猫说那小店不好经营，有了转让的意思。姐姐笑了笑，说：“没关系，就当多学些东西，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小猫说：“可几乎把你的钱都赔光了。”姐姐笑道：“没事，姐姐就要嫁人了，有人养着。”

小猫哈哈大笑。

渐入深夜，小猫发觉浑身不自在，在城市里，看灯

光明亮惯了，村子里安静得像是坟墓，都不带有活人气息，他反倒心里浮躁。后来村里一个小时候的朋友开着摩托车到他家叫他一块儿到镇上去玩，他不假思索就跳上车一起去了。村里到镇上的路晚上灰尘并不多，摩托车灯划开的黑色，在摩托车后边又聚合起来，如同挥开的刀，砍在水上，再抽出。

回来的第三天，他姐姐顺利出嫁了。姐夫家迎娶的车队一共有五辆车，从别的县开过来，停在家门口。按照这里习俗，小辈应该给新郎敬茶敬酒，新郎以红包回敬。因家里并无小一辈的小孩，小猫就只得厚着脸皮上去，担当这个敬茶敬酒的工作。新郎回复红包的时候，小猫的脸红了红，姐姐看着他，嘴角带笑。小猫看到姐姐一身雪白婚纱，正绽放着一生的美丽，小猫想，姐姐看姐夫的神情，应该是幸福的吧。可为什么我会在这时想到安飞哥呢？他那天给我电话，说有话要说，到底是想说什么。

下午四点，姐夫的车队把姐姐接走了，去他们的新家。

小猫在姐姐结婚后第二天就回到省城，打开小店的

铁卷门，他竟然感到一阵熟悉的气息，好像这里才是让他安心的家。谁料，不久后就收到了安飞的死讯。之前安飞下班后经常到他小店里帮忙打理，活生生的一个人，再见面就变成一个小盒子了。小猫为此，关了店门好几天，等再开店，门前就更冷落了，那些烧烤与饮料，他自己吃的比卖的还多。

朱肖扬明确拒绝李卓后，李卓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总是来找小猫一块儿闲聊，一有聚会也拉小猫一块儿去。小猫总是安慰他说：“别把这些事情看得太重。看当年我姐姐和安飞，相好那么多年，还不是说忘就忘。你这，还不是刚认识吗？相信你很快就会忘记的。”李卓有时也想，若是朱肖扬和他在一起了，他是不是就真能开心起来？他自己都没有答案，或许只是寂寞了，想在深夜醒来，看到身边还睡着一个与自己呼吸同步的人，如此而已，至于那人是谁，并不是关键的。

有一次李卓的老板请客唱K，李卓也把小猫拉去了。小猫才发现李卓的女老板年轻得很，和自己是同一年的，但为了业务，那女老板总装得很成熟。这女的可能因酒